

· 耿志雲 ·

飛翔於三色旗下

——一位在法國飛行中隊的德軍飛行員



現年三十六歲的馬可·格律少校(Marc Grune)以聯邦德國空軍交換飛行員的身分已在法國的戰鬥機中隊服役屆滿三年，他之前是一名「幽靈式」戰鬥機的飛行教官，後來被指派到法國北部的康布雷(Cambrai，另譯音為「宮·柏·嘿」)的第一大隊第十二攔截機中隊參加幻象兩千的飛行。

「早安，Turbo」

「早安，Turbo」是格律少校參加晨間飛行前，隊上同僚對他的招呼語，通常他此時都已坐在簡報室的扶手椅上了，被以「呼號」問候表示他的法國同僚對他的歡迎。

在半個小時緊湊的任務提示中，飛行員們不僅要接收當日的氣象資料，也得複習空中緊急狀況處置程序、戰術作為，和敵機識別等科目。

這些提示內容完全以法語進行，格律少校也全神貫注地傾聽，接著他便和其他三位法國飛行員準備登機升空，對抗另外兩架從Saint Dizier飛來的法國空軍「颶風號」戰鬥機。這趟任務他將擔任這批幻象兩千的四機領隊，除了編隊，更需運用不同機種的多機空中戰術程序。

由於他在德國新堡基地的第七十四聯隊時就是一位合格的「幽靈」飛行教官，負責訓練新近學官，所以在康布雷時也借重他前述的經驗和資格。

在完成詳細的簡報後，飛行員們便離開隊部抄捷徑到他們的飛行線上，為了檢查飛行日誌，在起飛前動作依舊純熟的馬可·格律少校做了一次「環視」(機外檢查)就登上他的座機。

在啟動發動機和完成地面檢查之後，他將座機滑上跑道，其他的三架僚機此時也已在等候起飛指令，機隊在順利起飛後便朝演習區出發。



馬可·格律少校於幻象2000座艙中留影，左臂上佩戴機種資格章。

「起飛前常態檢查」

馬可·格律少校以現用的無線電頻道檢查他的編隊完成後，他便更換另一個新通信頻道——編隊改探空中防禦專用的戰術無線電頻道。

以三萬三千呎(約十公里)高度的幻象兩千編隊，逐漸接近英吉利海峽南邊的演習空域，天氣好到一眼就能看見英國本島。

在抵達多佛海面的石灰岩目視區時，他們便率先進入預畫的等待區盤旋，同時等候從Saint Dizier來的「颶風號」攻擊機隊。

儘管占有數量上的優勢，但他們仍將全力以赴，以達成驅逐這兩架最新的「第四代機」的任務。

這批幻象機隊的任務，是防止兩架「颶風號」在同時飛抵指定點北部的界限，同時以「不開火」的方式完成對目標的攔截任務。

藉著雷達航跡的記錄和兩架「颶風號」目標機的飛行資料記錄器，他們在任務後的歸詢評估中看到了一個報告，任務機編隊的其中一架曾在演習中及時以當時的角度成功地「發射」了一枚模擬的空對空飛彈。

「敵機，目標180-401」

從幻象兩千射控雷達的顯示器上，在一百八十度四十英哩方位可以清楚地看見兩架「颶風號」目標，正以攻擊隊形朝四架幻象兩千飛來。

格律少校在看到雷達回波之後立即分析了一下空中戰況，再指示自己的編隊如何接戰，顯而易見，他已做到了空中戰術的指揮之職。

迅速作出反應對長機而言是必要的學能，因為每小時高達一千公里以上的空速，會讓雙方距離大幅縮短，其他的三架僚機也是如此，如何讓各自的任務機在這個英國早晨的空域中完成接戰，然後在油料耗盡前飛返康布雷都是必要的考量項目。

在落地後雙方的任務歸詢也得緊密地進行，首先是討論己方的編隊狀況，再以電話和資料鏈，與位於Saint Dizier的「颶風號」飛行員進行會報。

在這趟任務中，幻象兩千任務機和「颶風號」目標機的「空戰」結論未被認定，但顯然是由幻象機隊這一邊較為成功，因為在對抗像「颶風號」或「歐洲戰鬥機——颶風號」這類全新武器系統時，未屈居下風就算勝出了。



馬可·格律少校(中坐者)於中隊作戰室進行晨間任務提示。

第二個家鄉

格律少校對他派任的康布雷基地的中隊適應良好，他說，自從他於二〇〇五年五月來到當地後，他們夫婦就經常獲法方邀請參加各項正式和非正式的活動。

描述他對法國的第一印象時強調，不可諱言的是，儘管在科隆的聯邦國防語言中心已加強了法語課程，但在初來的前幾個月重新學習一架新飛機的溝通，對他仍然是最大的挑戰，用不同的語言講得快一點，同時在軍事的需求上也得有高度的專注力，然而，格律少校使用法語至今已十分完美了，幾乎和法國人一樣的分辨不出來。

他的法國中隊長，現年三十七歲的史帝芬·葛隆(Stephane Groen)中校之前也曾獲派赴英國皇家空軍的龍捲風E3攔截機中隊擔任交換飛行官。

格律認為，精確的使用語言需要一段時間，特別是在你相信自己說的是正確之前。之後就變得簡單多了，生活經驗能讓語言流利，他在法國人的生活圈裡獲得這一點確認。他評估德國交換飛行員的想法大概都會如此。



格律少校在法國的中隊長，史帝芬·葛隆中校曾經也是派任英國的交換飛行員。

基於他在德國國內擔任飛行教官的經驗，這是他能藉以在法國中隊出任第二號人物的緣由，此外還成了「巡邏隊的老闆」，這是指他能擔任法國的四機領隊，當他返回德國之後，他們夫婦都會想念這個在Un Douce小鎮的康布雷基地。

迷人的海外國度

當被問及為何獲選到這座基地擔任交換飛行員，什麼又是讓他好於出任此職的動機時，格律答稱，這個職務對他個人是一種挑戰，不僅是在另一個國家的空軍裡操縱另一種戰鬥機，用當地的語言和文化生活也是一樣。

其中一項對他最重要的事，在於有機會歷練其他國家空軍的職務，在另一個地方完成一件工作。

在能有所保障的前提下，每個人皆可以利用某些既有的經驗，在國內為本國的空軍作出貢獻。

當格律少校回到德國後，他將換裝「歐洲戰鬥機——颶風號」。這趟駕駛幻象機的經驗將能讓他任任何一種新世代戰鬥機上皆受用，一架能承受九G的戰鬥機，飛幻象機的確是換裝「歐洲戰鬥機」的最佳準備。

特殊印象

在科西嘉的索倫薩舉行的法國空軍年度演習之外，只有北約的「群虎會」演習最被新手們期待，在這些演習中都是以最精銳的武器進行訓練，同時也用炸彈和火箭實彈炸射。

「只有當你曾參與過那些演習，你才會明白。」

格律少校曾於二〇〇六年在西班牙的阿巴塞特基地第一次參加了「群虎會」演習。而法國空軍的第一聯隊第十二中隊自一九六一年起，就成為北約空軍「群虎協會」(NTA)的其中之一。

這個演習每年一年都換在不同的地點舉行，在為期一週的演習時間內，有多達五十架以上來自各國的戰鬥機參與空戰對抗演練。

格律少校強調，空中對抗演練「需要有精確的計畫和良好的協調性」，同時，「這也是讓人印象深刻地看到各國空軍之間極佳的聯合作戰的機會」。

演習期間每一個人都會相互幫助，不同國家的人卻以理念和義務為共同的任務全力以赴。如此相

似的國外交換機會已讓格律少校深有所感。

有熱情的生活

「有熱情的生活」對德國人來說，意思就等同於「對生活存有熱情，對工作抱持理念」，這一方面在於對飛行任務，另一方面對其他事務也保有興趣，這對生活本身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格律少校的太太曾在去年的一次馬術活動中受了重傷，她的生活突然起了變化，在嚴重的腦部創傷後，再逐漸學習協調肢體的動作。

由於格律的太太魯絲小姐長期復健須有人陪同，所以格律少校幾乎每週往返於康布雷和奧古斯堡之間長達八百公里的路程。為了探望在奧古斯堡加護中心療養的格律太太，讓他有了新的念頭。

由於對同僚支持的感激，讓他自創了一個「回到生命」的擊鼓即興演奏表演，那幾個月裡甚至變成格律少校在社交範疇上的責任。他希望其他生活遭到意外變化的人，能獲得幫助，再次回到正常的生活。

在二〇〇七年八月二日，格律少校在新堡就已舉行了一次稱為「能量、火燄和舞蹈」的現場表演，而且到現在仍在定期舉行，他把所有的門票收入悉數捐出。未來他還計畫要舉行更多的表演。

金氏紀錄

在即將展開的二〇〇八年之初，格律少校希望在接下來十年的每一年，都能試著打破一項世界紀錄，在金氏紀錄上寫下一頁全新的最佳表演。由這項紀錄所得的收入和捐贈都將用於社會公益組織。我們希望，能在接下來的「歐洲戰鬥機」的再教育訓練上更為成功，因為到二〇〇七年底時，格律少校就將結束在法國的交換飛行任期。

當他返國後，會先被派到使用「歐洲戰鬥機」的第七十三聯隊，接受在德東的拉格基地和羅斯托克的再教育訓練課程，以完成「歐洲戰鬥機」的換裝；到二〇〇八年三月完訓時，將改派任到在巴伐利亞新堡的達努貝(Danubio)基地，這裡也是他原來的舊單位，在當地的第七十四聯隊繼續飛「歐洲戰鬥機」。

附註：本文感謝柳惠千教官惠予指正，特此致謝。